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八回 慈長老單求大士籤 蛋和尚一盜袁公法

伊尹空桑說可疑，偃王卵育事尤奇。書生語怪偏搖首，不道東鄰有蛋兒。

話說慈長老在菜園中埋了小孩子，方欲回身，只見那孩子分開泥土，一個大核桃般的頭兒鑽將出來。慈長老慌了手腳，急將鋤頭打去，用力過了，撲地跌上一交，把鋤頭柄兒也打脫了。爬起來看時，那孩子端端正正坐在雞窠裏面，對著慈長老笑容可掬。慈長老心中不忍，便道：「小廝，你可惜討得個人身，若投在求男求女的富貴人家，夜明珠也賽不過你。如何鑽在蛋殼裏去了？你自走錯了路頭，不乾老僧之事。今番聽老僧吩咐別投生路，休得成精作怪，恐嚇老僧。」便把鋤頭柄兒按倒，將雞窠翻上冒，著添些泥土，堆得高高的，又取幾塊亂石壓在上面，料是出不得頭，方才轉身。又想到：「倘或走個狗子進來，爬開石塊，怎麼好？我且把園門關上幾重，這怪物不是悶死也是餓死。」

當下帶轉門兒，搭上鐵鈕，回到房中，取一具留橫的新銅鎖鎖上。吩咐眾僧：「直等我來自開。」這長老生性有些固執，眾僧不知他甚麼意思，也不去問他。

一連過了十來日，慈長老心下總是掛欠。想到：「眼見得這孩子不活了，我且看他一看，終不然鎖斷了門，拋荒了這片園地，菜也不要吃一根。」當下取鑰匙去開了鎖，曳開園門。走到西邊牆角頭看時，只見亂石四散拋開，雞窠兒也翻在一邊，內中不見了小孩子。慈長老吃一驚，四下尋看，只見那小孩子赤條條地坐在一棵楊柳樹下，身上並無傷損。已變做二尺長了，生得清秀，只是不能言語。見慈長老近前，笑嘻嘻的一手扯住他的布衫角兒。慈長老沒奈何，把他盪開，轉身便跑，再也不敢回頭。離了菜園，心頭還突突的跳。暗地想道：「我恁般埋了他，又是甚麼神鬼弄他出來。終不然，一點點小廝，許大力氣自會掙扎。便泥裏鑽出來時，這些石塊如何運得開去？況且十來日裏頭，就長了一尺多，若過二三十年怕不撐破天哩！恁般怪事，古今罕有。這禪堂中觀音大士靈籤極準，我且問個吉凶。若是該留下撫養，或者到是個聖僧，不是我們滅得他的。若不該留時，再做商議。」

原來禪堂中供養的，是一尊檀香雕就的觀音大士。案前設個籤筒，有人來求籤，吉凶有驗。慈長老那時也是無計可施，只得取了籤筒，在大士臺前磕頭祝告道：「弟子出家多年，小心持戒，不合潭邊汲水，把個蛋兒攜帶送與鄰家老母雞。誰知抱出個小無賴，埋之不死，餓之還在。忽然一尺二尺，恁般易長易大，來歷甚奇，蹤跡可怪，不是妖魔，定是冤債。若還天遣為僧，留下並無災害，乞賜靈籤上吉，使我不疑不駭，特地祈求，誠心再拜。」口疏已畢，將籤筒向上搖了一回，撲地跳出一根籤來，拾起看時是個第十五籤，果然註個上吉二字。那籤訣上寫道：

風波門外少人知，留得螟蛉只暫時。

來處來時去處去，因緣前定不須疑。

慈長老詳看籤中之語，道：「螟蛉乃是養子，我僧家徒弟便是子孫，這籤中明明許我收留，料也沒事。」當下就喚老道劉狗兒來到禪堂，吩咐道：「不知村裏什麼人家養多了兒子，撇下一個在我家菜園裏。方才我到那邊看見他在楊柳樹下，倒好個小廝，可惜他一條性命。我們僧家不便收養，你可領他在身邊撫育，倘或成人長大，便剃髮為僧，你老人家也有個依靠。」

原來這劉狗兒是本處一個莊戶，家中也有得過活，因年老無子，老婆又死了，別著一口氣，到賠幾兩銀子，進入本寺做個香火。因自己沒兒，平日間見了人家小孩子，便是他的性命。聽得慈長老這話，一腳跑到菜園楊柳樹下，看時，果然好個清秀孩子。連忙抱在懷中，把布衫角兒兜著，剛轉身到門口，只見慈長老也走將來了。慈長老見老道抱著孩子，心下倒也歡喜，對他道：「你抱進自己房裏去，我就來。」老道忙忙的去。慈長老拽轉園門，取下這副銅鎖帶回屋中，便向床邊衣架上揀一件舊布衫，一條裙子，拿到老道臥房裏來，把與他包裹孩子。老道道：「舊衣舊裳倒也有幾件在這罷了。還存得幾尺藍布，恰好與他縫個衫兒穿著。只是沒討乳食處，怕餓壞了。」慈長老道：「乳食那裏便當，早晚只泡些糕湯餵他。若是他該做你兒子，自然有命活得。倘然沒命，也沒奈何，強如撇他在菜園，活活的餓死。舉心動念天地皆知，你老人家肯收養他時，也是一點陰鷲，神明也必然護佑。我先在觀音大士前求下一籤，是個上吉，明日長成喚他叫做吉兒罷。」老道道：「卻喜這小廝歡喜相，只會笑不會哭。從菜園裏抱進來，直到如今也不見則聲。」慈長老道：「是不哭的孩子好養。」

兩個正在講話，只見走進個小沙彌來，看見了小廝，便去報與師父師兄知道。三四個和尚都跑將來，把老道半間臥房撐得滿滿的。眾僧問道：「這小廝那裏來的？」慈長老道：「不知是張家兒李家子，撇在我園裏頭。我見他好個小廝，又可惜他一命，因此教老劉收養做個兒子。」只這幾個和尚中，也有好善的，也有惡的。那好善的便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養得活時也是我寺中陰鷲。」那惡的便道：「誰家肯把自養的孩兒撇卻，一定是沒丈夫的婦女，做下些不明不白的事，生下這小廝，怕人知道，暗暗地拋棄了。我們惹什麼是非，卻去收他。」好善的又道：「莫說這般罪過的話，知他是那家生的。多有年命刑剋爹娘，不肯留下，或是婢妾所生，大娘子妒忌，將來拋卻也不見得。那小廝額上又沒有姓張姓李字樣，有甚是非？」那惡的又道：「撫養他也罷，只是寺院裏房頭哭出小孩兒聲響，外人聞得，不當雅相。」老道道：「這小廝只有這件好處，再不哭一哭兒。」眾僧便不言語。慈長老道：「我出去讓你們在床舖上坐坐，莫要擠倒了這間房子。」說罷走出房去了。眾僧見慈長老有不悅之意，也各自散訖。有詩為證：

收養嬰兒未足奇，半言好事半言非。

信心直道行將去，眾口從來不可齊。

再說老道自收了這小廝，愛如己子。早晚調些糕湯餵他，因不便當，就把些粥飯放他口裏，這小廝也嚙下了，又沒病痛。自此老道每日的省粥省飯，養這孩子。過了三五個月，外人都知道寺裏老和尚在菜園裏拾個小孩兒，交與劉狗兒養著，把做個新聞傳說。

東鄰的朱大伯聞著這句話，暗想道：「菜園裏那有什麼孩子拾得？莫不是鵝蛋中抱出來的這個怪物，老和尚沒有安排殺他，撫養在那裏。當時因壞了我一窠雞兒，曾許下賠我幾鬥麥，不見把來與我，我如今只說少了麥種，與他借些麥子做種，只當提醒他一般，料他也難回我。順便就去看那孩子是什麼模樣，是那怪物也不是。」

當下朱大伯取個叉袋子，拿著走進寺來。正遇見慈長老在廊下門檻上坐著，手中拈個針兒在那裏縫補那破漏衫。朱大伯道：「老師太，多時不見了。」慈長老一見了朱大伯便想起舊話來，慌忙放下漏衫，起身問訊，道：「老僧許你的麥子還不曾相送。」朱大伯道：「怎說這話。老漢不是來與老師太討債的，自家藏下些做種的舊麥子被一起親眷到我家住下了幾日，都吃去了。少了麥種，只得與老師太借些去。待來年種出麥來，做■磨■磨送老師太吃。」慈長老道：「我許下了少不得送你的，那論你有麥種沒有麥種。你且回去，一時間我叫人送來。」朱大伯道：「不消送得，老漢帶來有叉袋在這裏。若方便時，老漢自家背去罷。」說罷，便把叉袋子提起與慈長老看。慈長老接得在手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且在這廊下暫住。等老僧進去取來與你。」朱大伯道：「老漢還要尋劉狗兒說句閒話。」慈長老恐怕這老兒進去，看見了小孩兒，口嘴不好，講出什麼是非來，便道：「狗兒在園上鋤地哩。待老僧喚他出來罷。」慈長老左手拿著叉袋，右手去檻上檢起這件補不完的破漏衫也放在左臂上，對裏頭便走。朱大伯劈腳也跟隨進來，慈長老著了急，連忙閉門，已被老兒踹進一隻腳來了。慈長老焦廊燥道：「這裏禪堂僧院，你俗人家沒事也進來做甚。祇不過要幾鬥麥子，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你，教你廊下等一時兒，你卻不依我說。」朱大伯扯開了口，笑嘻嘻的道：「老漢聞得劉狗兒領下個小廝，要去認一認，看他是胎生卵生。」慈長老聽得卵生二字，說著了筋節，面皮通紅，發作道：「你這老兒也好笑，胎生卵生干你屁事。他自在路上拾來一個小廝，初時便有二尺多長了，難道卵生是大鵬裏頭抱出來的？你瞧他怎的。終不然看中了意，認做你家的孫兒去罷。」便把叉袋子撇在地下，又道：

「你既要認你孫兒，我也沒氣力與你擔麥子。」朱大伯見慈長老發怒，便道：「不要我看這小廝便罷了，直得恁地變臉。只怕這野種子，做不成你徒弟徒孫哩。」拾起叉袋子，抖一抖抱著，轉身便走。慈長老道：「不要麥子也由得你。難道教老僧央你帶去不成。」冷笑一聲，把門閉了。

朱大伯走出寺門，口裏喃喃的道：「再沒見這樣個出家人，許多年紀，火性兀自不退。便問得這句胎生卵生，也只當取笑，你便著了忙，發出許多說話，好不扯淡。」眾鄰舍見朱大伯氣憤憤的從寺中出來，便問道：「大伯你討什麼東西不肯，直得如此著惱？」朱大伯道：「告訴你話長哩。去年冬下，這慈長老拿個鵝蛋，說到我家來趁我母雞抱卵，也放做一窠兒抱著。誰知蛋裏，抱出一個六七寸長的小孩子。」鄰舍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朱大伯道：「便是說也不信。抱出小孩子還不打緊，把這母雞也死了。這一窠雞卵也都沒用了。我去叫那長老來看，長老道不要說起，是我連累著你，明年麥熟時把些麥子賠你罷。他便把這小怪物連窠兒撥去。我想道不是拋在水裏便是埋在土裏。後來聽得劉狗兒撫養著一個小廝，我疑心是那話兒。今日拿個叉袋去寺裏借些麥種，順便瞧一瞧那小廝是什麼模樣，便不與我瞧也罷了，恁般發惡道干你屁事，又道認做你家孫兒去罷。常言道樹高千丈葉落歸根，這小廝怕養不大。若還長大了，少不得尋根問蒂，怕不認我做外公麼。」眾鄰舍道：「到底是你老人家口穩，有恁樣異事，再不見你提起。既是這老和尚做張做智，你只看出家人分上，耐了些罷。老人家著什麼急事，討這樣閒氣。再過幾日，我們與這老和尚說討些麥子還你，你莫著惱。」大家三言兩語，勸那朱大伯回家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別家閒事切休提，提起之時惹是非，
麥子不還翻鬥氣，何如莫問小孩兒。

再說慈長老因朱大伯這番嘔氣，吩咐老道再莫抱小廝出來。到了週歲，便替他在佛前祝髮。從此廢了吉兒的小名，合寺都喚他做小和尚。只因朱大伯與這些鄰舍說了鵝蛋中抱出來的，三三兩兩傳揚開去，本寺徒弟們都知道了，慈長老也瞞不過了，因此又都喚他做蛋子和尚。

俗語說得好，只愁不養，不愁不長。光陰似箭，這蛋子和尚看看長成一十五歲，怎生模樣，有「西江月」為證：

鮮眼濃眉降準，肥軀八尺多長。生成異相貌堂堂，吐語洪鐘響亮。
葷素一齊不忌，勇力賽過金剛。天教降下蛋中王，不比尋常和尚。

又且資性聰明，諸般經典雖不肯專心誦習，若是教他一遍，流水背誦出來。有人不識起倒，與他賭記，閒時乾自把東道折了。老道將他愛惜自不必說。只這慈長老一條心，也未免偏在他身上。看官，你道為甚的？一來愛他聰明，二來可憐他沒有俗家看顧，三來又一件：這蛋子和尚從幼不忌葷酒，好的是使槍輪棍。雖則寺中沒有這傢伙，時常把大門槓子舞上一回，若教他鋤田種地，做一日工抵別人兩日還多。只是性氣不好，觸著他便要罵罵斯斯。且喜聽人說話，或是老道和這慈長老隔壁喝一聲時，便氣也不敢呵了。又這幾件上得了住持之心，吃的穿的每加倍的照顧他。那起徒弟徒孫，漸有不平之意，時常合計商量要撻他出去。只是沒個事頭，便有些無禮之處，老道又一口埋怨，下情賠禮。那慈長老又說他是個孤身異種，勸眾僧讓他一分，所以眾僧只得耐他下去。

這蛋子和尚聽得人說是蛋殼裏頭出來的，自家也道怪異，必不是個凡人，要在世上尋件驚天動地的事做一做。眾僧背地裏都叫他畜生種，又叫他是野和尚，雞兒抱的狗兒養的。心中不美，常想走出寺門，雲遊天下，只為慈長老看待得好，又老道又有父子之恩，所以割捨不下。

忽一日，老道得了一個危症，在床數日。蛋子和尚衣不解帶，看湯看藥的伏侍不痊，嗚呼哀哉死了。蛋子和尚哭了一場，少不得棺木盛殮。又與慈長老討菜園旁邊一塊空地埋葬。慈長老允了，眾僧都有些不豫意，唧唧噥噥的說道：「老師太越沒志氣了，一個香火道人也把塊葬地與他。若是死了個和尚，必須造個大塚，傳下兩三代休想剩半畝菜園。終不然把這寺基廢了，都做墳墓罷。」慈長老只做耳聾，由他們自言自語，只不則聲。

不一日，擇吉入土。眾僧們也有推傷風的，也有推肚痛的，都不肯來幫助。只一個老和尚把鑊鏟響著送葬。當晚慈長老就收拾蛋子和尚到自房裏去安歇。到第三日，蛋子和尚要做老道的羹飯，念老老道是奉齋的，特地買一塊豆腐，把碗盛著放在廚下。又去買些紙錢，轉來取豆腐時，不知那一個移在燒火的矮凳上，被狗子吃去了。蛋子和尚明知是眾僧們故意如此，又惱又苦，對著灶下哀哀的啼哭。眾僧出來攬事道：「這廚房須不是劉氏門中祠堂孝堂，只管哭甚鳥。早知這塊豆腐恁地值錢時，老師太也該替你看守好才是，如今也不消啼哭，左右不是張狗兒吃，也是李狗兒吃，與你親爺差不多。」

蛋子和尚被眾僧一人一句，數落一場，也不回言。撇卻紙錢，一逕走出寺前，向水潭邊一塊搗衣石上氣忿忿的坐著。想道：「這夥禿驢欺得我夠了，我如今死了養爹，更沒個親人。老和尚雖好，許多年紀也是風中之燭，朝不保暮。到底是個不好開交，不如半夜三更，放把火燒死了這夥禿驢，方出得這口氣。只長老這條命要留下他的，怎的哄得他出寺門便好。」千思百量，心頭火按納不下。提起拳頭向那搗衣石上只一下，把一邊角兒打個粉碎。

此時東鄰的朱大伯也故了，有個兒子叫做丑漢，大伯死後老和尚念其前情，把五斗麥子去助他喪事，又領著蛋子和尚到他靈前磕頭，所以蛋子和尚與丑漢一向相識來往。這日丑漢正在潭邊低著頭洗菜，只聽得石頭碎響，抬起頭來看時，認得蛋子和尚，問道：「蛋師為甚在這裏試力？」蛋子和尚坐著只不做聲。丑漢道：「你與誰鬥氣來？出家人戒的是酒、色、財、氣四件，酒是沒要緊，雖說色財二字，那裏便有什麼婆娘與你偷，錢鈔兒與你撒，只這氣，是日日有的，第一要戒的是他。」蛋子和尚聽了這話，十分氣已降下三分了，便道：「老哥好話，我別無他事，只受這一班禿驢欺侮不過。」丑漢道：「我父親在日，常說你是不落血盆的好人，怎的與他們一般見識。自古道欺一壓二，他先進寺門一日大，你又是單身，除非別處去，不住這寺中罷了。若要同鍋吃飯，後日慈長老去世，還要在他們手裏討針線哩。思前算後，總不如耐氣為上。」說罷提著一把菜，向東去了。

蛋子和尚因這一席話，把放火燒寺的念頭撇開，決意出外遊方。想著慈長老待我甚好，不對他說一句如何使得，又想道：若對他說，一定不放我去，不如硬著心腸，就今日撇開罷了。依先人寺到廚下去看時，紙錢還在碗櫃上，取來就焚在灶前。走到慈長老房中，魘地裏將隨身衣服被單打個包裹放著。等天晚溜出寺門，趁著月光，拽開腳步便走。有詩為證：

不分南北與西東，大步行來去似風，
未必前途都稱意，且離此地是非中。

不說蛋子和尚去後，且說慈長老當晚不見蛋子和尚進房，問著眾僧，都推不知。過了一夜，明日看他的衣服被單都沒有了。心下疑慮，對眾僧道：「你們那一個與小和尚鬥口來，他衣服被單都收拾去了，也不對我說聲，定是賭氣去的。」眾僧那個肯認，都說：「我等並無口角，他立心要遊方久了，只牽掛著劉狗兒，昨日燒些紙錢，是打算出門的意思。」長老不信，吩咐眾僧四下裏尋訪他回來。眾僧口裏答應，那個去尋，只在寺前寺後閒蕩了個把時辰，來回覆道：「沒處尋，想他去得遠了。」吃了早飯，慈長老又催促眾僧分頭再去，自家拄個竹杖，也去村中走了一回。轉到寺前，見這些徒弟徒孫們在水潭邊一行兒擺著，檢些瓦片兒賭打水鼓耍子。慈長老發個喉急道：「我老人家也自家去奔走一遍，虧你後生們看得過，在這寺裏相處幾時，全沒些情分，就不去訪他個下落。」眾僧見慈長老認真，越發不在意，一個道：「不消尋得他，他想著老師太恁地牽掛，決不去遠的。只兩日三日自然來看你。」又一個道：「老師太你便牽掛他，他到不牽掛你。若是他心地好時，不走去了。就去也得對你說一聲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他將來是一寺之主，我們都沒用的，怎教老師太不掛牽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他又沒有俗家，原是個淌來僧，老師太有處尋他來，沒處尋他去。又不是我們作中過繼到寺內的，認得他何州何縣，向海底下撈針去。老師太你必定曉得些蹤跡，對我們說知，待我們寫個長帖請書，請他到來便了。」慈長老被眾僧七嘴八舌，氣得開口不得，回到房中落了幾點眼淚。以後也不教眾僧去尋了。每日鎖了房門，自家各處捱問，每遍回來，眾僧背後做手勢裝鬼臉，慈長老只做不知。過了月餘，毫無音耗。慈長老又在觀音大士前求了好幾遍籤，都是不吉話兒，想著起初求的籤訣上說道「螟蛉只暫時」，又道「來處來時去處去」一定是尋不著了。那籤是第十五籤，剛

剛撫養到一十五歲，想是天數已定，無可奈何，嘆口氣也只得罷了。正是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，天下無有不散的筵席。這段話繳過不提。

再說蛋子和尚出了寺門，立心要遊各處名山，訪個異人，傳個驚天動地的道法。一路化緣前去，到全州湘山光孝寺中，拜了無量壽佛的真身。又往衡州朝見南嶽衡山，把七十二峰、十洞、十五岩、三十八泉、二十五溪都遊個遍。

逢山看山，逢水看水，遇個遊僧道便跟他半月十日，看他沒甚意思，又拋撇了。如此非一。忽一日，同幾個僧家，來這沔陽雲夢山下經過，到個所在，終無人煙，都是亂山。貪著僻靜，只顧走，只見白霧漫漫，前途不辨。心中正在驚疑，內一僧在後面把手招道：「快轉來，走錯路了。」蛋子和尚隨著僧伴轉去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那僧一頭走，一頭說道：「聞得這裏有個白雲洞，乃白猿神所完。因有天書法術在內，怕人偷去，故興此大霧，以隔終之。」一年之內，只有五月五日午時那一個時辰，猿神上天，霧氣暫時收斂。過了這個時辰，猿神便回，霧氣重遮。內有白玉香爐一座，只香爐中煙起，此乃猿神將歸之驗。曾有個方上道人，趁著這個時辰進去，將到洞口，看見一條石橋甚是危險，情知走不過，只得罷了。這霧氣不知許多里數，若誤走進去，被霧迷了，四面皆無出路，就是走得時，受了這霧氣在肚裏，不是死也病個夠。這雲夢山共有九百里大，本地還有不曉得白雲洞的。」蛋子和尚聽了，心下想道：「原來真有這個法術在此，我若沒緣時，便與那個有緣。」

過了幾日，撇卻了同行僧伴，獨自逕到雲夢山舊路來，旁著近霧之處，折些枯木，摘些松枝，低低的搭起一個草棚。日裏出外投齋化飯，夜間只在棚中歇息，專等端午日，要到白雲洞中盜取白猿神的天書道法。若是一偷就偷看著了，那一個不去走一遭兒，也不見得天書妙處。正是：

受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